

歌者在桥头

梁晓声最新散文随笔集

梁晓声

CIS

湖南文艺出版社

歌者在桥头

◎梁晓声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歌者在桥头: 梁晓声最新散文随笔集/梁晓声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11.4

ISBN 978-7-5404-4900-1

I. ①歌… II. ①梁…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②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1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67498号

歌者在桥头

作者/梁晓声

出版人: 刘清华

责任编辑: 薛 健

装帧设计: 萧睿子

排版制作: 赵 佳 珊珊 吴 晶 李威威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天闻新华印务邵阳有限公司印刷

2011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 970×640 1/16

印张: 22.5

字数: 302,000

印数: 1-20,000

书号: ISBN 978-7-5404-4900-1

定价: 3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

目 录

1. 那里	001
2. 咪妮与巴特	007
3. 五角场·阳春面	014
4. 清名	023
5. 歌者在桥头	028
6. 老水车旁的风景	034
7. 山的根	039
8. 瘦老头	046
9. 瞧那些父亲们	059
10. 那年的北影制片厂	064
11. 三平方米的金融海啸	068
12. 眼为什么望向窗外?	075
13. 怀念亲爱的于晓阳弟弟	080
14. 谢铁骊老师	098
15. 怀念陈剑雨兄	114
16. 缪斯的使者——怀念编辑家章仲铨	119
17. 关于张澜	123
18. 花自有魂水有魄——评沈培艺舞剧作品《梦里花落》	127

19. 我们知青都是你的亲人——给李满意的信	137
20. 青春无需困惑——致郑书凝同学	140
21. 你以情怀感动了我——致徐育伟同学	143
22. 中国中产阶级，注定艰难	147
23. 人文教育——良知社会的起搏器	154
24. 论文化在政治之上 ——在今年全国政协民盟分组会上的发言	164
25. 关于民间意识形态与和谐社会	171
26. 关于民族与民族主义之断想	175
27. 关于城市建设中的符号滥殇与市民意愿表达的思考	178
28. 城市化进程化什么？	181
29. 灾难既是撒旦，也是上帝	183
30. 关于良心之断想	185
31. 关于“事实”的杂感	189
32. 关于“跑官”	193
33. 论敬畏	196
34. 论荣誉	200
35. 残缺的坚卓，残缺的美	204
36. 报复的尺度	206
37. 话说公孙龙过关	212
38. 关于电影答学子问	215
39. 喀戎与世界读书日	221
40. 北京畅想曲	225
41. 人生的意义在于承担	246
42. 我与我们的共和国	248
43. 我给自己打三分	251

44. 生活锦囊——梁晓声答疑读者	257
45. 给爱放假	267
46. 不爱当如何?	270
47. 仍爱当如何?	273
48. 相见恨晚当如何?	277
49. 《中国病人》的调研报告	281
50. 中国农民宝贵的儿子	285
51. 万里家山一梦中	288
52. 王佳的眼睛	290
53. 新蕾初绽最喜人	295
54. 家天下是不可持续的	297
55. 《七十年代》之“红”与“黑”	305
56. “世界是平的”，但不是水平的	307
57. 倘不温故，何以知新	310
58. 拾遗补缺亦可欣	312
59. 我们要写出与众不同的知青剧——致新建贤弟	315
60. 何以善良 何以多情	318
61. 真诚的诗人——致坡森先生	321
62. 像水杉那样的散文——评贾凤山将军的散文随笔	323
63. 《客过亭》读后感	329
64. 致王锋	332
65. 别样的内心独白	334
66. 情怀的分量	341
67. 我们“拿什么送给”他们?	344
68. 有那样一位姥姥真幸福	349
69. 致辞	351

1.那里

那里是精神病院。

高墙内，集中错乱的意识形态；高墙外，是正常的，普识如是。

三排旧红砖房，分隔成若干房间。对扇铁门，仿佛从没开过。上有小门，一天也开不了几次。院中央有一棵树，塔松，栽不久。铁门左右的墙根，喇叭花在夏季里散紫翻红，是美的看点……

我父母去世后，我将从21岁就患了精神病的哥哥，从哈尔滨市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到北京，他起初两年就在那里住院。

哥的病房，算他5名病人。两人与哥友好。一是丘师傅，比哥的年龄还大，七十几岁了；一是最年轻的病人邹良，绰号“周郎”。丘师傅曾是某饭店大厨，据老哥讲，他患病是儿女气的，而“周郎”原是汽车修配工，因失恋而精神受伤。他整天闹着要出院。像小孩盼父母接自己回家。

某日傍晚，大雨滂沱。坐在窗前发呆的丘师傅，忽然站起，神情焦虑，显然有不安的发现。于是引起其他病友注意，都向那窗口聚集过去。斯时雨鞭夹杂冰雹，积满院子的雨水已深可没踝。指甲大的冰雹，砸得水面如同沸鼎。而一只小野猫，无处可躲，境况可怜。它四爪分开，紧紧挠住塔松树干，膏药似的贴着，雷电间歇，

一声比一声凄厉地叫。才是不大点儿的一只小猫，估计也就出生两个多月。它那种恐惧而绝望的叫声，带足了求救意味。塔松叶密，它已无法爬得再高；全身的毛被淋透，分明是坚持不了多久了……

丘师傅毫无先兆地胃疼起来，扑在床上翻滚。病友们就拉开窗，齐声叫喊医护人员。一名穿水靴的护士撑伞而至，刚将门打开，丘师傅一跃而起，冲出——他从树上解救下了那只小野猫，抱在怀里跑回病房。待护士恍然大悟，小野猫已在丘师傅被里，眼前的丘师傅成了落汤鸡。护士训斥他不该那么做，命立刻将小野猫丢出去。丘师傅反斥道：“是你天使该说的话么？”护士很无奈，嘟哝而去。从此，那一只小野猫成了那一病房里5名精神病患者集体的宠物。每当医护人员干涉，必遭一致而又强烈的抗议。女院长倒是颇以病人为本，认为有利于他们的康复，破例允许。丘师傅贡献洗脚盆当小猫沙盆，于是以后洗脸盆一盆二用。而“周郎”，则主动承担起了清理沙盆的责任。院长怕院子里有难闻气味，要求必须将猫沙深埋。都是来自底层人家的病人，谁又出得起钱为小猫买什么真正的猫沙呢？每日在院子里做过集体操后，同病房的5人，这里那里铲起土，用扇破纱窗筛细，再用塑料袋带回病房。他们并没给小野猫起名，都叫它：“咪咪”而已。当明白了它是一只瞎眼的小野猫，更怜爱之。

“咪咪”肯定是一只长毛野猫和短毛野猫的后代，一身金黄色长毛，背有松鼠那种漂亮的黑色条纹。而脸，却是短毛猫的脸，秀气，极有立体感。倘蹲踞着，令人联想到刚走下T台的模特，裹裘皮大衣小憩，准备随时起身再次亮相。“咪咪”特文静，丘师傅枕旁的一角，是它最常卧着的地方。而且，一向紧靠床边。似乎它能意识到，一只侥幸被人收养的流浪猫，有一处最安全的地方卧着，已是福分，它很快就对病房里5个人的声音都很熟悉了，不管谁唤它，便循声过去，伏在那人旁边。且“喵喵”叫几声，表达娇怯的取悦和感恩。它极胆小，一听到医护人员开门锁的响动，就迅速溜回丘师傅的床，穿山甲似的，拱起褥子，钻入褥子底下。有次

中午，另一病房的一名病人闯来，一见“咪咪”，大呼小叫，扑之逮之，使“咪咪”受到空前惊吓。“周郎”生气，厉色宣布对方为“不受欢迎的人”。“咪咪”的惊恐却未随之清除，还是经常往褥子底下钻。5名精神病人困惑，留意观察，终于晓得了原因——是由于他们在病房走动时，脚下塑料拖鞋发出的“咯吱”声。拖鞋是医院统一发的，“咪咪”难以从声音判断，是不是那个“不受欢迎的人”又来了？他们便将5双拖鞋退了，凑钱让护士给买了5双胶底的软拖鞋。此事，在医护人员中传为精神病患者们的逸事……

那是一家民办的康复型精神病院，享受政府优惠政策，住院费较低，每月一千余元。亲人拿患者实在没办法了，只得送这里来接受一时期的“托管”。病情稍一好转，便接回家去。大约一千余元，对百姓人家那也是不小的经济负担啊！所以，病员流动性大。两个月后，同病房的病友已换两人；两名新病人不喜欢猫……

丘师傅对“周郎”比以往更友好了，有时甚至显出巴结的意思。他将自己的东西，一次一两件慷慨地给予“周郎”。当他连挺高级的电动剃须刀也给予时，他最年轻的病友惴惴不安了。当着我老哥的面，“周郎”问：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丘师傅却说：“近来，我夜里总喘不上气儿。”

“你对我也太好了吧？”

“我觉得，我活不长了。”

“我的东西，有你看得上眼的吗？”

“你说，我要是死了，咪咪怎么办？”

“还有我和老梁爱护它呀。”

“老梁是指望不上的。他弟弟不是每次来都说，正替他联系别的医院吗？”

“就是老梁转院了，那还剩我呢！”

“你要是出院了呢？”

“那我就不出院。不行，我家穷，我也不能总住院啊！”

“我要是真死了，会留给医院一笔钱，作为你的住院费。为了咪咪，你可要能住多久住多久，行不？”

“这行，哎，你还有什么东西给我？”

“我死了，我的一切东西，凡你想要的都归你……”

我去探视哥哥时，哥哥将他的两名病友的话讲给我听，显出嫉妒友情的样子。我笑笑，当耳旁风。

翌年中秋节前，我买了几箱水果又去，听一名护士告诉我，丘师傅死了。患者来去，物是人非。认得我并且我也认得的，寥寥无几了。

在探视室，我意外地见到了“周郎”，他膝上安静地卧着咪咪。那猫长大了，出落得越发漂亮。他老父母，坐他对面。

“儿呀，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他老母亲劝他。看来，已劝很久。

“周郎”说：“爸，妈，我的病还没轻我不回家。”

他老父亲急了，训道：“你就是因为这只猫！”

“还因为丘师傅，他活着的时候对我那么好。”

“我们对你就不好了吗？”

“爸，妈，我不是这个意思，可……我得说话算话啊！”

那个精神病人的青年，轻抚了几下咪咪，突然长啸：“啊哈！我乃周瑜是也……”

接着，东一句西一句，乱七八糟地唱京剧。而咪咪，动一动，更加舒服地卧他膝上，习以为常。

两位老人，眼中就都流泪。

我的哥哥患病四十余年中，我无数次出入各类精神病院，见过各种表现的许许多多的精神病人，却第一次听到精神病人不肯出院的话，为一只瞎猫，一份承诺，和对友情的感激……

我心怦然。

我心恹然。

“周郎”终于不唱，指着我对老父母说：“你们问问这个是作

家的人，我一走了之，那对吗？”

两位老人，也都泪眼模糊地看我，意思是——我们的儿子，他究竟说的是明白话还是糊涂话啊？

我将两位老人请到探视室外，安慰他们：既然你们的儿子不肯出院，又何必非接他出院不可呢？随他，不是少操心吗？

两位老人说，一想到住院费是别人预付的，过意不去。

这时院长走来，说丘师傅根本没留下什么钱。说丘师傅自己的住院费还欠着一个多月的，儿女们拖赖着不肯来交。又说小周是几进几出的老患者了，医院也需要有一定比例的轻患者，老患者，利于带动其他患者配合治疗。民政部门对院方有要求，照顾某些贫困家庭是要求之一。并大大夸奖了“周郎”一番，说他守纪律，爱劳动，善于团结病友。

我扭头向病室看时，见“周郎”在室内侧耳聆听……

如今，六七年过去了，我的哥哥，早就转到现在这一所医院了。

几天前我去探视他，陪他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陪他吃水果，聊天。

老哥忽然问我：“你还记得小周吗？就是我在前一所医院的病友……”

我说记得。

哥哥又说：“他总算熬到出院的一天了。”

我惊讶：“他刚出院？你怎么知道？”

“我们一直通信来着。”

“你和他？……一直通信？……”

“咪咪病死了。小周把它埋在了那一棵松树下。他在写给我的信中说，做了一回说话算话的人，感觉极好……”

“怎么好法？”

“那他没说。”

6月的夕阳，将温暖的阳光，无偿地照在我和我的老哥哥的身上。四周静谧，有丁香的香气。

我说：“把小周写给你的信，全给我看看。”

哥说：“不给你看。小周嘱咐，不给任何人看。”

老哥哥缓缓地享受地吸烟，微蹙眉头，想着一个老精神病患者头脑中的某些错乱的问题。四十余年来，他居然从不觉得思想着是累的。

我默默地看他，想着我们精神正常的人的问题。有些问题，已使我们思想得厌倦。

忽然他问：“哪天接我出院？”

那是世上一切精神病人的经典话语。

他眼中闪耀着渴望的光……

2. 咪妮与巴特

我家所住的院子，临街有一处很大的门洞，终年被两扇对开的铁栅栏门封着。左边那一扇大门上，另有小门供人出入。但不论出者入者，须上下十来级台阶。小门旁，从早到晚有一名保安值勤；看去还是个半大孩子。一脸稚气未褪。

我第一次见到咪妮，是在去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它“岿然不动”地蹲在小保安脚边，沐浴着阳光，漂亮得如同工艺品。它的脸是白色的；自额、眼以上，黄白相间的条纹布满全身。尾巴从后向前盘着，环住爪。看去只有两三个月大，一点儿也不怕人，显得挺孤傲的，大睁着一双仿佛永远宠辱不惊的眼，居高临下地、平静地望着街景。猫的平静，那才叫平静呢。

我问小保安：“你养的？”

他说：“我哪儿有心思养啊，是只小野猫。”

从楼里出来了一个背书包的女孩儿，她高兴地叫了声“咪妮！”——旋即俯身爱抚，边说：“咪妮呀，好几天没见到你了。昨天夜里下那么大雨，你躲在哪儿啊？没挨淋吧？”

小野猫仍一动不动，只眯了眯眼，表示它对人的爱抚其实蛮享受的。

那女孩儿我熟识，她家和我家住同一楼层，上五年级了。

我问：“你给它起的名字？”

她“嗯”一声，从书包里取出小塑料袋，内装着些猫粮；接着将猫粮倒在咪妮跟前，看它斯文地吃。

我又问：“既然这么喜欢，干嘛不抱回家养着啊？”

她的表情顿时变得失意了，小声说：“妈妈不许，怕影响我学习。”

“多漂亮的小猫呀，模样太可爱了！”——不经意间，有位女士也站住在台阶前了。我和她也是认识的，她是某出版社的一位退休编辑，家住另一条街，常到这条街来买东西。

女孩儿立刻说：“阿姨，那您把它抱回家养着吧！”

连小保安也忍不住说：“您要是把它抱回家养着，我替它给您鞠一躬！这小猫可有良心了，谁喂过它一次，一叫，它就会过去。”

退休的女编辑为难地说：“可我家已经有一只了呀，而且也是捡的小野猫。”

于是他们三个的目光一齐望向我，我亦为难地说，几个月前，我家也收养了一只小野猫。

于是我们四个的目光一齐望向咪妮，它吃饱了，又蹲在小保安脚边，不动声色，神态超然地继续望街景。给我的感觉是，作为一只猫，它似乎懂得自己应该是有尊严的。只要自己时时刻刻不失尊严，那么它和人的关系就接近着平等了。确乎的，它一点儿都不自卑，因为它没被抛弃过……

而和它相比，巴特分明是极其自卑的。

巴特是一条流浪街头的小狐犬，大概一岁多一点儿。小狐犬是长不了太大的，它的体重估计也就七八斤，一只大公鸡也能长到那么重。它的双耳其实比狐耳大，却不如狐耳那么尖那么秀气；全身都是白色的，只有鼻子是褐色的。小狐犬的样子介于狐和犬之间，说不上是一种漂亮的狗。它招人喜欢的方面是它的聪明，它的善解

人意。

我第一次见到它，是在离我们这个社区不太远的一条马路的天桥上。我过天桥时，它在天桥上蹿来蹿去，一忽儿从这一端奔下去，一忽儿从那一端奔上来，眼中充满惶恐，偶而发出令人心疼的哀鸣。奔得精疲力竭了，才终于在天桥上卧下，浑身发抖地望着我和另一个男人；我俩已驻足看它多时了。那男人告诉我——他亲眼所见，一个女人也就是它的主人，趁它在前边撒欢儿，坐入一辆小汽车溜了……

尽管我对它心生怜悯，但一想到家里已经养着一只小野猫了，遂打消了要将它抱回家去的闪念。我试图抚摸抚摸它，那起码足以平复一下它的惶恐心理，不料刚接近一步，它迅速站起，跑下了天桥……

从那一天起，它成了附近街上的流浪狗。有一个雨天，我撑伞去邮局寄信，又见到了它。它当时的情况太糟了，瘦得皮包骨，腹部完全凹下去，分明多日没吃过什么了。白色的毛快变成灰色的毛了，左肩胛还粘着一片泥巴，我猜或是被自行车轮撞了一下，或是被什么人踢了一脚。它摇摇晃晃地过街，不顾泥不顾水的。邮局对面有家包子铺，几名民工在塑料棚下吃包子，它分明想到棚下去寻找点儿吃的。如果不是饿极了，小狐犬断不会向陌生人聚拢的地方凑去的。然而它连走到那里的气力也没有了，四腿一软，倒在水洼中。我赶紧上前将它抱起，否则它会被过往车辆压死。在我怀里，那小狗的身子抖个不停，比我在天桥上见到它那次抖的还剧烈。但凡有一点儿挣动之力，它是绝不会允许我抱它的。它眼中满是绝望。我去棚下买了一屉小包子给它吃——有我在眼前看着，它竟不敢吃。我将它放在一处安全的、不湿的地方，将装包子的塑料袋摊开在它嘴边，它却将头一偏。

一名民工朝我喊：“嗨，你守在那儿，它是不会吃的！”

我起身离开数步，回头再看，它才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以后，只要我在街上看见它，总是要买点儿什么东西喂它。渐

渐地，它对我比较的信任了。有次吃完，跟着我走。一直将我送到我们那个院子的台阶前。“巴特”是我对它的叫法，我小时候养过一只狗就叫“巴特”。

某日，我在台阶上喂咪妮，巴特出现了。它蹿上台阶，与咪妮争食猫粮，咪妮吓得躲开。

我说：“巴特，不许抢，一块儿吃。你看，有很多。够你吃的！”

我的声音严厉了点儿，它居然退开，尽管很不情愿。并发出极低微的喉音，像小孩子委屈时的呢哝，扭头看我，眼神很困惑。当我将咪妮抱过来放在猫粮旁，巴特的头转向了一旁。那一时刻，这无家可归的可怜的流浪狗，表现出了一种令我肃然起敬的良好的教养，一种对于一条饥饿的小狗来说实在难能可贵的绅士风度。多好的小狗啊！我不禁想，这么听话这么乖的一条小狗，它的主人怎么就忍心将它抛弃了呢？

我抚摸了它一下，又用温柔的语调说：“不是不允许你吃，是希望你谦让点儿。吃吧吃吧，你也吃吧！”

它这才又将嘴巴伸向了猫粮。

两个小家伙吃饱以后，并没马上分开，而是互相端详，试探地接近对方。当彼此都接受了，咪妮卧在小保安脚边，一下一下舔自己的毛。巴特却不安分，绕着咪妮转，不停地嗅它，还不时用头拱它一下。而咪妮并不想和巴特闹，不理睬巴特的挑逗，闭上了眼睛。巴特倒也识趣，停止骚扰。也在咪妮身旁卧下。不一会儿，两个小家伙都睡着了，咪妮将下颏搁在巴特背上，睡相尤其可爱。

小保安苦笑道：“看，我好像成了专在这儿保护它俩的人了！”

傍晚，我碰到了那个经常喂咪妮的女孩儿，她在门洞里玩滑板。

她停住滑板，问我：“伯伯，你猜它俩躲到哪儿去了？”

我反问：“谁俩呀？”

她说：“咪妮和巴特呀，保安叔叔告诉我，你叫那条小流浪狗巴特，我喜欢你给它起的名字。”

我说：“我也喜欢你给那只小野猫起的名字。”

“你猜它俩躲到哪儿去了？”

我摇头。

“我知道，您想不想去看？”

我犹豫一下，点了点头。

在我们那个院子最里边，有一处休闲之地。草坪上，曲折地架起尺许高的木板踏道。在两段木板的转角，女孩儿蹲了下去。

她说：“它俩在木板底下呢。”

仅仅蹲着并不能看到木板底下。

女孩儿又说：“您得学我这样。”

我便学她那样，将头偏向一旁，并低垂下去，于是看到——咪妮和巴特，正在一块纸板上嬉闹。

女孩儿说：“纸板是我为它俩放在那儿的。”

两个小家伙发现我和女孩儿在看它们，停止嬉闹，先后钻出，跟我和女孩儿亲热了一阵，复钻入木板底下，继续佯斗。

看着一条被抛弃的，心理创伤很深的流浪小狗与一只孤独然而高傲的小野猫成了一对好朋友，我心温暖。比之于人的社会，那一时刻，我忽然觉得，小猫小狗之间建立友爱，则要容易多了。我从那尺许高的木板之下，看到了令我感动并感慨的图景。

自那一天起，两个小家伙形影不离。它们有了一个共同的家，便是那木板踏道的底下。看着它们在一起高兴的人多了，喂它们东西吃的人也多了。小保安不知从哪儿捡了两个旧沙发垫塞到了木板下，还有人将一大块旧地板革铺在踏道上，防止雨漏下去。两个小家伙喜欢相依相偎地睡在“家”里了。据女孩儿说，咪妮睡时，仍将头枕在巴特背上，似乎那样它才睡得舒服，睡得安全……

偶尔，它俩也会跑下台阶，穿过街道，在对面的小铺子间蹿蹿逛逛的。大概它们以为，人都是善良的。而街对面那些开小铺面的外地人，以及他们的孩子，确实都挺善待它们。看到家养的小猫小狗在一起是一回事，看到一条小流浪狗和一只小野猫形影不离是另外一回事；咪妮和巴特，使那一条街上的许多大人和孩子的心，都